

## 第一卷

## 未央老翁

漢武帝宴於未央，方啖黍，忽聞人語云：「老臣冒死自訴。」不見其形。尋覓良久，樑上見一老翁，長八九寸，面目皺，鬚髮皓白，拄杖僂步，篤老之極。帝問曰：「叟姓字何，居在何處，何所病苦，而來訴朕？」翁緣柱而下，放杖稽首，嘿而不言。因仰頭視屋，俯指帝腳，忽然不見。帝駭愕不知何等，乃曰：「東方朔必識之。」於是召方朔以告，朔曰：「其名為藻，水木之精，夏巢幽林，冬潛深河。陛下頃日，頻興造宮室，斬伐其居，故來訴耳。仰頭看屋，而復俯指陛下腳者，足也，願陛下宮室足於此。」帝感之，既而息役。

幸瓠子河，聞水底有弦歌聲。前樑上翁及年少數人，絳衣素帶，纓佩甚鮮，皆長八九寸，有一人，長尺餘，凌波而出，衣不沾濡，或有挾樂器者。帝方食，為之輟膳，命列坐於食案前。帝問曰：「聞水底奏樂，為是君耶？」老翁對曰：「老臣前冒死歸訴，幸蒙陛下天地之施，即息斧斤，得全其居，不勝歡喜，故私相慶樂耳。」帝曰：「可得奏樂否？」曰：「故齋樂來，安敢不奏。」其最長人便弦而歌，歌曰：

天地德兮垂至仁，憫幽魄兮停斧斤。

保窟宅兮庇微身，願天子兮壽萬春。

歌聲小大，無異於人，清徹繞越梁棟。又二人鳴管撫節，調契聲諧，帝歡悅，舉觴並勸曰：「不德不足當雅贖。」老翁等並起，拜受爵，各飲數升，不醉。獻帝一紫螺殼，中有物狀如牛脂。帝曰：「朕暗，無以識此物。」曰：「東方生知之耳。」帝曰：「可更以珍異見貽。」老翁顧命取洞穴之寶。一人受命，下沒淵底，倏忽還到，得一大珠，徑數寸，明耀絕世。帝甚愛玩。翁等忽然而隱。帝問朔：「紫螺殼中何物？」朔曰：「是蛟龍髓。以傅面，令人好顏色。又女子在孕，產之必易。」會後宮產難者試之，殊有神效。帝以脂塗面，便悅澤。又曰：「何以此珠名洞穴珠？」朔曰：「河底有一穴，深數百丈。中有赤蚌，蚌生珠，故以名焉。」帝既深歎此事，又服朔之奇識。

## 花蕊夫人

舒大才，雲間之逸士也。聰慧能文，尤長於詩。麒德二年春，因駕舟訪友，抵中途，天已薄暮，時聞大魚跳擲於波間，宿鳥飛鳴於岸際，雲散月明，花香柳舞，忽蘭麝風透，環佩鏗鏘，大才異之。蛟舟諦視，一美人姿容妍麗，偕二婢嬉游於林下。生乃登岸揖曰：「娘子高居何處，夜行至此？」美人笑曰：「敝居僻陋，離此咫尺。君如不鄙，枉駕一顧。」大才情動於心中，不得已，遂與美人先後而行。不半里許，遙見竹戶荊扉，花木掩映，明窗淨几，亦甚整潔。美人遜生上坐，命侍姬獻茶，繼以酒饌，杯盤精緻，非世所有。壁間掛四時回文詩四絕，美人自制也。其曰：

花豔吐枝紅傍雨，柳細垂綠繚迎風。

霞生遠漢東升日，月落閒窗北近松。

其二曰：

涼生高閣虛簷冷，齒嚼冰絲雪藕寒。

香散榴花紅灼灼的，露傾荷葉翠團團。

其三曰：

蘆覆岸深秋水碧，木凋霜凜曉天蒼。

孤眠夜永愁空館，獨立朝長遠鄉。

其四曰：

天墮雪花冰滿戶，雨飛風冽凍凝城。

鮮鮮蕊綻梅容瘦，滴滴香傾酒味清。

美人遽曰：「效顰鄙句，愧無好詞。君無曬焉。」大才稱贊不容口。詢以姓名居址。美人曰：「妾姓花，成都人。蕊真，小字也。」大才淫興勃然，求與之合。美人變色曰：「男女配合，人之大倫。縱俗私通，謂之悖禮。與君萍水相逢，遽起穿窬之意，可乎不可乎？」大才踉而言曰：「律說大法，禮順人情。之蠱斯傳聲，「之草蟲即應。何以人而不如微物乎？」美人始改容曰：「君能廣此四時詞，是乃中雀之目，牽幕之絲也。」大才乃援筆而和之。其一曰：

花吐嫩紅初著雨，絮飄輕白細惟風。

霞舒錦練光凝嶺，月上圓盤影掛松。

其二曰：

涼風扇透朝肌冷，驟雨盆傾夜帳寒。

香棟出飛新燕小，翠池盈貼嫩荷團。

其三曰：

蘆岸宿鳩秋寂寂，桂庭飛蝶晚蒼蒼。

孤燈剪盡挨長夜，獨枕愁思夢遠鄉。

其四曰：

天冷夜清霜滿野，月寒鳳凜雪迷城。

鮮紅燭影深閨靜，淡白梅香暗閣清。

大才和訖，美人贊曰：「兩韻並廣，真難得也。」是夜就寢，極盡幽歡。

天明起視，乃一古詞。中塑一美人身，左右列侍二婢。案上朱書木牌，題曰：「花蕊夫人。」大才驚訝失色，舉身流汗。促舟還家，遂得疑疾。夢中，嘗見美人與之同榻，聯詩數篇，不及備述。

### 巫娥志

蜀之眉州，去城一舍許，小市瀕江，人煙數百家。有古廟一區，相傳為花蕊夫人費氏之祠，頗著靈跡。廟左大姓鐘聲遠者，富而好禮，喜延名師。聲遠女兄有子曰謝生璉者，亦鉅室，來舅家就學。生儀容秀整，風韻清高。群從咸喜之，相與弈棋飲酒談笑賦詩，惟恐生之或去也。

鐘西塾後創一園，特盛。建漪筋堂、水月亭、玩芳亭、醉春館、翠屏軒於其內。生愛園幽雅，寓息其間，將近期月矣。一日，偶自外回，忽見四女郎，年近初笄，娉婷窈窕，嬉戲於玩芳亭畔，生謂是諸表妹，遽前揖之，至則皆非也。女殊不羞避，笑語自若。生問之曰：「小姐輩誤此來耶？」中一人應曰：「吾姊妹東鄰花氏之女也。久聞芳園勝麗，奇卉紛敷，故相攜就此一賞玩耳。不料為郎所窺，幸無深訝。」生意其鄰居女子相往還，亦不似為怪。

至夜將睡，忽聞窗樞軋軋作聲，若有人敲推者。起視，乃日間所見諸女之一，闖然入戶，向生施禮，和顏悅色，近語低聲，云：「奴等蒲柳陋資，丹鉛弱質。偶得一接於光范，然忽動其柔情，莫或自持，是不可忍，故冒禁而相就，遂犯禮以私奔，肅抱衾綯，願薦枕席。」言訖，即邀生入寢，相與媾歡。生戲問曰：「彼三人何在，安得獨來？」女曰：「姑候來宵，分此樂與諸妹耳。」遂口占一詩曰：

翠翹金鳳鎖塵埃，懶畫長蛾對鏡台。  
誰束白茅求吉士，自題紅葉托良媒。  
蘭缸未滅心先蕩，蓮步初移意已摧。  
攜手問郎何處好，絳帷深處玉山頽。

俄而免魄將低，雞聲漸動，女攬衣起曰：「奴回也。」遂悄悄而去。

翌晚，生 麝焚蘭，啟窗相候。女果共一人至，笑撫生曰：「昨夕之歡，願推小妹。」乃顧妹云：「汝善事郎君，好好做新人也。」緩步而出。其妹共生同衾並枕，親昵綢繆，一如姊氏，性復慧黠，亦能吟詩，詩曰：

赤繩緣薄好音乖，姊妹相看共此懷。  
偶伴 娥辭月殿，忽逢僧孺拜雲階。  
春生玉藻垂鴛帳，香噴金蓮脫鳳鞋。  
魚水交歡從此始，兩情願保百年諧。

吟罷，女迤邐告回。生囑之再至。女曰：「勿多言，管不教郎獨宿也。」

是夕，大姊又送三姨至。生欲俱留之。辭曰：「待君為四度新郎之後，妾姊妹當分侍房幃，週而復始耳。」生即與三妹狎，且索其詩。答曰：「愧無七步之才，又非二姊之敵，安有此能乎？」生固求之，乃吟曰：

蘭房悄悄夜迢迢，獨對殘燈悵寂寥。  
潮信有期應自覺，花容無媚為誰銷。  
愁顰柳葉凝新黛，笑看桃花上軟綃。  
夙世因緣今日合，天教長伴董嬌嬈。

須臾，雨散雲收，河橫斗落，斂袂而起。略整殘妝，謂生曰：「今夕，四姨與郎為偶，吾姊妹不可俱出。大姊當送之至耳。」

次夜二鼓，四姨果盛飾偕姊就生。行夫婦之禮，設山海之盟，同訴幽情，亦成近體，曰：

每到春時懶倍添，紅窗慵把繡針拈。  
奇逢詎料諧鴛偶，吉卜寧期葉鳳占。  
鬢亂綠鬟雲擾擾，手籠紅袖玉纖纖。  
明珠四顆皆無價，誰似郎君盡得兼。

由是之後，群女分番，每夕，二人侍寢。生以白面書生獲此奇遇，濃情媚意，眷戀日深，倚翠偎紅，應酬不暇。但願學鴛鴦之老，不欲聽子規之啼矣。

夫何好景難留，佳期易阻。將及月餘，父母促生歸娶，諸女聞之，皆來就別，會宿書齋。生一一溫存，式均其惠。將曉，大姊謂生曰：「奴四人為堂姊妹，皆閨閣處子。昨偶窺園，遂沾多露，荷蒙不鄙，均辱深憐。方訪伉儷，忽見仳離，悠悠長恨，此何極也。然使終念舊歡，幸莫遐棄。成親之後，求便重來，奴姊妹當企踵盱衡，候郎於翠屏軒下耳。」即拔金掩鬢一支致贖。三妹亦以翠鈿銀鐲耳 奉上，曰：「歸遣細君，少結慇懃之意。」各灑淚而別。

生收拾於書籠中。抵家，而婚期逼矣。宴而完畢，家室宜然。然四女之思，亦未嘗置。滿月後，妻歸寧，生孤枕獨宿。忽夢與四女相見，交會如常。三姨起曰：「與郎久別，無以為歡，請作回風之舞。」於是展翠衣，翻羅袖，雖飛燕之輕盈、公孫氏之神捷，未足以擬其奇妙也。舞罷，大姊乃作回風之曲，曰：

有淑人兮邦之媛，佩明月兮紉蘭荃。

輕軀兮掌上翻，長袖兮筵前。

初鴻驚兮巧周旋，忽舉兮何蹁躑。

雲鬢墜兮玉珥，文席委兮珠鈿。

羌宛轉兮妖且妍，奇莫敵兮妙莫傳。

條低昂兮既罷，蹇良夜兮如年。

二姨因取玉簫付四姨，曰：「妹深善於此，願勿靳焉。姊倚歌而和，不亦可乎？」妹躍然曰：「有是哉。」遂巡三奏其音，清而和，婉而嬌，幽怨而闌寥，似夕露之凄寒蛸，如秋雲之乘鮮綱也。姊亦斂黛謳而和焉。歌曰：

紫蕭咽兮夜亡嘩，寶篆惟曩兮燭垂花。

河欲沒兮夜欲闌，聊逍遙兮暫為歡。

脫花鈿兮收明，舒衾稠兮歸洞房。

齊交頸兮如鴛鴦，銀漏短兮獸娛長，

匡悲白日兮上扶桑。

正傾聽間，忽角起譙樓，鐘鳴其字，推枕欠伸，乃是南柯一夢。而且具憶其詞，因起而彙之。

即托以卒業往舅家，諸女幸生再至，眷顧倍加於昔，生與說夢中事。女曰：「此夫婦想念之深，故形諸夢寐，無足怪者。」生女留戀凡半月餘，不與舅相見，舅疑之。一夕，潛出窺生所為。見生共諸女玩月，談笑方濃，遽入呼生，倏然驚散。舅加詰問，終不肯言其詳。舅謂姪曰：「園圍寬闊，竹木繁多。寧無花月之妖，或有水石之怪？璉又英俊，豈不為其所惑？急須遣歸，恐久則致疾也。」乃令僕送生還抵家。

不半載，以思女之故，果成重疾。神情恍惚，言語支離，伏枕奄奄，久而不癒。聲遠躬往視之，備以前事告於生父母。生父詢問再三，生乃吐實，且出所得詩詞，及金掩鬢等物。視之，皆泥捏成者。父知其被祟，乃偕舅訪於園中，並無蹤跡，因往花蕊廟卜筮。過東廊一小室，幃幔蔽虧，人跡稀到，揭而觀之，題曰「巫山神女之位」，塑四美姬像於其中。東坐者失一掩鬢，右二人臂缺二鐲，耳亡雙。左一人面脫花鈿一枚。其父大驚，取泥塑之物於舊處，皆吻合。即手碎其像，沉之江中而歸。自此月餘，生疾亦愈，怪魅遂絕。

### 蔡霞傳

唐，洛陽劉貫詞，大歷中，求丐於蘇州。逢蔡霞秀才者，精采俊爽。一相見，意頗慙慙，以兄呼貫詞，既而攜羊酒來宴。酒闌曰：「兄泛游江湖間，何為乎？」曰：「求丐耳。」霞曰：「有所抵耶，泛行郡國耶？」曰：「蓬行耳。」霞曰：「然則幾獲而止？」曰：「十萬。」霞曰：「蓬行而獲十萬，乃無翼而思飛者也。設令必得，亦廢數年。霞居洛中，左右亦不貧，以他故避地，音問久絕。有所懇祈，兄為回途蓬游之，望不擲日月而得，如何？」曰：「固所願耳。」霞於是遺錢十萬，授書一緘，白曰：「逆旅中遽蒙周念，既元形跡，輒露心誠。霞家長鱗蟲，宅渭橋下，合眼叩橋柱，當有應者，必邀入宅。娘奉見時，必請與霞小妹相見。既為兄弟，情不合疏，書中亦令渠出拜。渠雖年幼，性頗慧聰。使渠助為主人百緡之贈，渠當必諾。」貫詞遂歸。

到渭橋下，一潭泓澄，無計自達。久之，以為龍神，不當我欺，試合眼叩之。忽有一人應，因視之，則失橋及潭矣。有朱門甲第，樓閣參差。有紫衣使拱立於前，而問其意。貫詞曰：「來自吳郡，郎君有書問者。」執書以入。頃之，復出，曰：「太夫人奉屈。」遂入廳中。見太夫人者，年四十餘，衣服皆紫，容貌可愛。貫詞拜之。夫人答拜，且謝曰：「兒子遠遊，久絕音耗。勞君惠顧，數千里達書。渠少失意上官，其恨未減，一從遁去，三歲寂然。非君特來，愁緒猶積。」言訖命坐。貫詞曰：「郎君約為兄弟，小妹子即貫詞妹也，亦當相見。」夫人曰：「兒子書中亦言。渠略梳頭，即出奉見。」俄有青衣者曰：「小娘子來。」年可十五六，容色絕代，辨慧過人。既拜，坐於母下。遂命具饌，亦甚精潔。方對食，大夫人忽眼赤，直視貫詞。女急曰：「哥哥憑來，宜具禮待，況令消患，不可動搖。」因曰：「書中以兄處分，令以百緡奉贈。既難獨舉，須使輕齎。今奉一器，其價相當，可乎？」貫詞曰：「已為兄弟，寄一書札，豈宜受賜？」大夫人曰：「郎君貧游，兒子備說。今副其請，不可推辭。」貫詞謝之。因命取鎮國碗來。又進食未幾，大夫人復瞪視，眼赤，口兩角涎下。女急掩其口曰：「哥哥深誠托人，不宜如此。」乃曰：「娘年高，風疾發動，抵對不得。兄宜且出。」女若懼者，遣青衣持碗自隨，而授貫詞曰：「此寶國碗，其國以鎮災厲。唐人得之，固無所用，得錢十萬可貨之，其下勿鬻。且緣娘疾，須待左右，不遂從容。」拜而入。

貫詞持碗而行數步，回顧碧潭危橋，宛似初到；視手中碗，乃一黃色銅碗也，其價只三五耳，大以為龍妹之妄也。執鬻於市，有酬七百、八百者，亦有酬五百者。念龍神貴信，不當欺人，日日持行於市。及歲餘，西市店，忽有胡客來視之。大喜，問其價。貫詞曰：「二百緡。」客曰：「物宜所值，何止二百緡？且非中國之寶，有之何益，百緡可乎？」貫詞以初約只爾，不復廣求，遂許之。交授。客曰：「此乃寶國鎮國碗也。在國大禳人患厄，此碗失來，其國大荒，兵戈亂起，吾聞為龍子所竊，已近四年。其君方以國中半年之賦召贖。君何以致之？」貫詞具告實。客曰：「寶守龍，上訴當追尋，次此霞所以避地也。陰冥吏嚴，不得陳首，借君為由送之耳。慙慙見妹者，非固親也，虜老龍之饑，或欲相啖，以其妹衛君耳。此碗既出，渠雙當來，亦消患之道也。五十日後，渭洛波騰晦日，是霞歸之候也。」曰：「何以五十日後歸？」客曰：「吾攜過嶺，方敢來復。」貫詞記之。及期，往視，誠然矣。

### 李靖

唐，衛國公李靖，微時，嘗射獵靈山中。寓食山中，村翁奇其為人，每豐饋焉。歲久益厚。

忽邀群鹿，乃逐之。會暮，欲舍之，不能。俄而陰晦迷路，茫繼不知所歸，悵悵而行，困悶益甚。極目，有燈火光，因馳赴焉。既至，乃朱門大第，牆遇甚峻。叩門久之，一人出問。靖告迷道，且請寓宿。其人曰：「郎君已出，獨夫夫人在，宿應不可。」靖曰：「試為咨白。」乃入告。復出，曰：「夫人初欲不許，且以陰黑，客又言迷，不可不作主人。」邀入廳中。有頃，一青衣出，曰：「夫人來。」年可五十餘，青裙素襦，神氣清雅，宛若士大夫家。靖前，拜之。夫人答拜，曰：「兒子皆不在，不合奉留。今天色陰晦，歸路又迷，此若不容，遣將何適？然此乃山野之居，兒子還時，或夜到而喧，勿以為懼。」既而，食頗鮮美，然多魚。食畢，夫人入宅。二青衣送牀席褥，衾被香潔，皆極鋪陳。閉戶，繫之而去。靖獨念：「山野之外夜到而鬧者何物也？」懼不敢寢，端坐聽之。夜將半，聞叩門聲甚急，又聞一人應之。曰：「天符報大郎子：當行雨，周此山七百里，五丈須足，無慢滯，無暴厲。」應者受符入呈。聞夫人曰：「兒子二人未歸，行雨符到，固辭不可，違時見責。縱使報之，亦已晚矣，童僕無專任之理，當如之何？」一小青衣曰：「適觀庭中客，非常人也，蓋請乎？」夫人喜，因自叩其門，曰：「郎覺否？請暫出相見。」靖曰：「諾。」遂下階見之。夫人曰：「此非人宅，乃龍宮也。妾長男赴東海婚禮，小男送妹。適奉天符，次當行雨，計兩處雲程，合逾萬里，報之不及，求代又難，輒欲奉煩頃刻間，如何？」靖曰：「靖，俗人，非乘雲者，奈何能行雨？有方可教，即唯命耳。」夫人曰：「苟從吾言，無有不可也。」遂敕黃頭，青驄馬來。又命取雨器，乃一小瓶子，繫於鞍前，戒曰：「郎乘馬，無漏御勒，信其行，馬跑得嘶鳴，即取瓶中水一滴，滴馬鬃上，慎勿多也。」

於是，上馬騰騰而行，倏忽漸高，但訝其穩疾，不自知其雲上也。風急如箭，雷霆起於步下。於是隨所躍，輒滴之。既而電擊雲

開，下見所憩村。思曰：「吾擾此村多矣。方德其人，計無以報。今久旱，苗稼將悴，而雨在我手，寧復惜之。」顧一滴不足濡，乃連下二十滴。

俄頃，雨畢，騎馬復歸。夫人者泣於廳，曰：「何相誤之甚？本約一滴，何私下二十尺之雨？此一滴，乃地上一尺雨也。此村，夜半平地深二丈，豈復有人？妾已受譴，杖八十矣。但視其背，血痕滿焉，兒子亦連坐，奈何？」靖漸怖，不知所對。夫人復曰：「郎君，世間人，不識雲雨之變，誠不敢恨，只恐龍師來尋，有所驚恐，宜速去此。然而勞煩，未有以報。山居無物，有二奴奉贈。總取亦可，取一亦可，惟意所擇。」於是命二奴出來，一奴從東廊出，儀貌和悅，怡怡然。一奴從西廊出，憤氣勃然，掬怒而立。靖曰：「我獵徒以鬥猛事，今但取一奴，而取悅者，人以我為怯也。」因曰：「兩人皆取，則不敢。夫人既賜，欲取怒者。」夫人微笑曰：「郎之所欲乃爾。」遂揖與別，奴亦隨去。出門數步，回望失宅；顧問其奴，亦不見矣。獨尋路而歸。

及明，望其村，水已極目。大樹或露梢而已，不復有人。其後，竟以兵權靖寇難，功蓋天下。而終不及於相。豈非取奴之不得乎？世言：「關東出相，關西出將。」豈東西喻耶？所以言奴者，亦下之象。向使二奴皆取，即極將相矣。

---

[返回 >> 豔異編續集 >>](#)

[本書始](#) [下一篇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